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廿載繁華夢 第三十一回 黃家兒納粟捐虛銜 周次女出閨成大禮

話說周棟臣把梁早田遺下生理准折了自己欠項，方才滿意。那一日，忽又接得省城一張電報，嚇了一跳。原來那張電文，非為別事，因當時紅單發出，新調兩廣制帥的，來了一位姓金的，喚做敦元，這人素性酷烈，專一替朝上籌款，是個見財不眨眼的人。凡敲詐富戶，勒索報效的手段，好生了得，今朝上調他由四川到來廣東。那周棟臣聽得這點消息，便是沒事的時候，也不免打個寒噤，況已經裁撤了海關衙門，歸並總督管理，料庫書裡歷年的數目，將來盡落到他的手上，怕不免發作起來，因此十分憂懼。急低頭想了一想，覺得沒法可施，沒奈何只得再自飛信周少西那裡，叫他認真弄妥數目，好免將來露著了馬腳。更一面打點，趁他籌款甚急之時，或尋個門徑，在新督金敦元跟前打個手眼，想亦萬無不了的。想罷自覺好計，正擬自行發信，忽駱子棠來回道：「方才馬夫人使人到來，請大人回府去，有話商量。」這等說時，周棟臣正在周圍那裡，忽聽馬氏催速回去，不知有什麼要事，難道又有了意外不成？急把筆兒放下，忙令轎班掌轎，急回到堅道的大宅子裡。直進後堂，見了馬氏，面色猶自青黃不定。馬氏見了這個情景，摸不著頭腦，便先問周棟臣外間有什麼事故。周棟臣見問，忙把上項事情說了一遍。馬氏道：「呸！虧你有偌大年紀，經過許多事情，總沒些膽子。今一個欽差大臣將到手裡，難道就畏忌他人不成？橫豎有王爺及口子爺上頭作主，便是千百個總督，懼他則甚？」周棟臣聽到這話，不覺把十成煩惱拋了九成半去了，隨說道：「夫人說得是，怪不得俗語說『一言驚醒夢中人』，這事可不用說了。但方才夫人催周某回來，究有什麼商議？」馬氏道：「前兒忘卻一件事，也沒有對大人說。因大人自進京裡去，曾把次女許了一門親事，大人可知得沒有？」周棟臣道：「究不知許字那處的人氏？可是門當戶對的？」馬氏道：「是東官姓黃的。做媒的說原是個將門之於，他的祖父曾在南部連鎮總鎮府，他的父親現任清遠遊府。論起他父親，雖是武員，卻還是個有文墨的，凡他的衙裡公事，從沒用過老夫子，所有文件都是自己乾來。且他的兒子又是一表人物，這頭親事，實在不錯。」

周棟臣聽了，也未說話。馬氏又道：「只有一件，也不大好的。」周棟臣道：「既是不錯，因何又說起不好的話來？」馬氏道：「因為他祖父和他父親雖是武員，究竟是個官宦人家，但他兒子卻沒有一點子功名，將來女兒過門，實沒有分毫名色，看來女兒是大不願的。」周棟臣道：「他兒子尚在年少，豈料得將來沒有功名？但親家裡算個門當戶對，也就罷了。」馬氏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俗語說『人生但講前三十』，若待他後來發達，然後得個誥命，怕女兒早已老了。」周棟臣道：「親事已定，也沒得可說。」馬氏道：「他昨兒差做媒的到來，問個真年庚，大約月內就要迎娶。我今有個計較，不如替女婿捐個官銜，無論費什麼錢財，他交還也好，他不交還也好，總求女兒過門時，得個誥封名目，豈不甚好？」周棟臣聽到這裡，心中本不甚願，只馬氏已經決意，卻不便勉強，只得隨口答個「是」，便即辭出。

且說東官黃氏，兩代俱任武員，雖然服官年久，究竟家道平常，沒有什麼積蓄，比較起周庸祐的富厚，實在有天淵之別。又不知周家裡向日奢華，只為富貴相交，就憑媒說合這頭親事。偏是黃家太太有些識見，一來因周家太過豪富，心上已是不妥。且聞姓周的幾個女兒都是染了煙癮，吸食洋膏，實不計數的，這樣將來過了門，如何供給，也不免懊悔起來。只是定親在前，兒子又已長大，無論如何，就賭家門的氣運便罷，不如打算娶了過門，也完了一件大事。

那日便擇過了日子，送到周家那裡，隨後又過了大聘。馬氏招聘書看過了，看黃家三代填注的卻是甚麼將軍，什麼總兵游擊，倒也輝煌。只女婿名字確是沒有官銜的，雖然是知之在前，獨是看那聘書，觸景生情，心更不悅。忽丫環巧菱前來回道：「二小姐要拿聘書看看。」馬氏只得交他看去。馬氏正在廳上左思右想，忽又見巧菱拿口這封聘書，說道：「二小姐也看過了，但小姐有話說，因姑爺沒有功名，不知將來過門，親家的下人向小姐作什麼稱呼？」馬氏聽了，明知女兒意見與自己一般，便決意替女婿捐個官階。即一面傳馮少伍到來，告以此意，便一面與家人及次女兒回省城，打點嫁女之事。所有妝奩，著駱子棠辦理。那分頭打點辦事。

馬氏與一干人等，一程回到寶華坊大屋裡。計隔嫁女之期，已是不遠，所幸一切衣物都是從前預辦，故臨事也不至慌忙。是時因周家嫁女一事，各親眷都到來道賀，馬氏自然十分高興。單是周庸祐因長子年紀已大了，還未娶親。單嫁去兩個女兒，心上固然不樂。馬氏哪裡管得許多，惟有盡情熱鬧而已。

那日馮少伍來回道：「現時捐納，那有許多名目，不知夫人替二姑爺捐的是實缺，還是虛銜？且要什麼花樣？」馬氏道：「實缺固好，但不必指省，總要頭銜上過得去便是。」馮少伍得了主意，便在新海防項下替黃家兒子捐了一個知府，並加上一枝花翎，約費去銀子二千餘兩。領了執照，送到馬氏手上。馬氏接過了，即使人報知次女，再著駱於棠送到黃家，先告以替姑爺捐納功名之事。黃家太太道：「小兒年紀尚輕，安知將來沒有出身？目下替他捐了功名，親家夫人太費心了。」駱子棠道：「親家有所不知，這張執照，我家馬夫人實費苦心，原不是為姑爺起見，只為我們二小姐體面起見，卻不得不為的。但捐項已費去二千餘兩，交還與否，任由親家主意便是。」說了便去。

那黃家太太聽了，好不氣惱。暗忖自己門戶雖比不上週家的豪富，亦未必便辱沒了周家女兒，今捐了一個官銜，反說為他小姐體面起見，如何忍得過。這二千餘兩銀子若不交還於他，反被他們說笑，且將來兒子不免受媳婦的氣。但家道不大豐，況目前正打點娶親的事，究從哪裡籌這一筆銀子？想了一想，猛然想起在南關尚有一間鏡海樓，可值得幾千銀子，不若把來變了，交回這筆銀子與周家，還爭得這一口氣。想罷覺得有理，便將此意告知丈夫，趕緊著人尋個買主。果然急賣急用，不拘價錢，竟得三千兩銀子說妥，賣過別人，次日即把二千餘兩銀子送回周府裡。兩家無話，只打點嫁娶的事。

不覺將近迎娶之期，黃家因周家實在豪富不過的，便竭力辦了聘物，凡金銀珠寶鑽石的頭面，統費二萬兩銀子有餘，送到周府，這便算聘物，好迎周家小姐過門。是時馬氏還不知周庸祐有什麼不了的心事，因次日便是次女出閨，急電催周庸祐回省。庸祐無奈，只得乘夜輪由港回省一遭。及到了省城，那一日正是黃家送來聘物之日，送禮的到大廳上，先請親家大人夫人看驗。幾個盒子擺在桌子上，都是赤金、珍珠、鑽石各等頭面。時馬氏還在房子裡抽大煙，周庸祐正在廳上。周庸祐略把雙眼一瞧，不覺笑了一笑，隨道：「這等頭面，我府裡房子的門角上比他還多些。」說了這一句，仍復坐下。來人聽了，自然不悅，惟不便多說。

可巧馬氏正待踱出房門，要看看有什麼聘物，忽聽得周庸祐說這一句話，正不知聘物如何微薄，便不欲觀看，已轉身回房。周庸祐見了馬氏情景，乘機又轉回廂房裡去，廳上只剩了幾個下人。送聘物來的見馬氏便不把聘物觀看，暗忖聘物至二萬餘金之多，也不為少，卻如此藐視，心上實在不舒服。巨耐親事上頭，實在緊要，他未把聘物點受，怎敢私自回去。只得忍了氣，求周府家人代請馬氏出來點收。那周府家人亦自覺過意不去，便轉向馬氏請他出來。奈馬氏總置之不理，且說道：「有什麼貴重物件！不看也罷，隨便安置便是。」說了，便令發賞封，交與黃府家人，好打發回去。只黃府家人哪敢便回，就是周府家人以未經馬氏點看聘禮，亦不能擅自收起，因此仍不取決。整整自巳時等候到未時，黃府家人苦求馬氏點收，說無數懇求賞臉的話。馬氏無奈，便勉強出來廳上，略略一看，即令家人收受了，然後黃府家人回去。

那黃府家人受了馬氏一肚子氣，跑回黃府，即向黃家太太一五一十說了出來。各人聽了，都起個不平的心，只是事已至此，也沒得可說，惟有囑咐家人，休再多言而已。

到了次日，便是迎娶之期，周家妝奩自然早已送妥，其中五光十色，也不必細表。單說黃家是日備了花轎儀仗頭鑼執事人役，前到周家，就迎了週二小姐過門。向來俗例，自然送房之後，便要拜堂謁祖，次即叩拜翁姑，自是個常禮。偏是週二小姐向來驕傲，從不下禮於人的，所有拜堂謁祖，並不叩跪，為翁姑的自然心上不悅。忽陪嫁的扶新娘前來叩拜翁姑，黃府家人見了，急即備下跪墊，陪嫁的又請黃大人和太太上座受拜。誰想翁姑方才坐下，週二小姐竟用腳兒把跪墊撥開，並不下跪。陪嫁的見不好意思，

附耳向新娘勸了兩句，仍是不從，只用右手掩面，左手遞了一盞茶，向翁姑見禮。這時情景，在男子猶自看得開，若在婦人，如何耐得住？因此黃家太太忿怒不過，便說道：「娶媳所以奉翁姑，今且如此，何論將來！」說罷，又憶起送聘物時受馬氏揶揄，不覺眼圈兒也紅了。那周小姐竟說道：「我膝兒無力，實不能跪，且又不慣跪的。今日只為作人媳婦，故尚允向翁姑奉茶。若是不然，奉茶且不慣做，今為翁姑的還要厭氣我，只得罷了。」一頭說，一頭把茶盞放在桌子上，再說道：「這兩盅茶喝也好，不喝也罷，難道周京堂的女兒便要受罰不成！」話罷，撇開陪嫁的，昂然拂袖竟回房子去。

黃家太太就忿然道：「別人做家姑，只受新娘敬禮，今反要受媳婦兒的氣，家門不幸，何至如此！」那周小姐在房裡聽了，復揚聲答道：「口口說是家門不幸，莫不是周家女兒到來，就辱沒黃家門戶不成？」黃家太太聽得，更自傷感。當時親朋戚友及一切家人，都看不過，卻又不便出聲，只有向黃家太太安慰了一會，扶回後堂去了。

那做新郎的，見父母方做翁姑，便要受氣，心實不安，隨又向父母說幾聲不是。黃游府即謂兒子道：「此非吾兒之過，人生經過挫折，方能大器晚成，若能勉力前途，安知他日黃家便不如周氏耶？且吾富雖不及周家，然祖宗清白，尚不失為官宦人家也。」說罷，各人又為之安慰。誰想黃游府一邊說，周小姐竟在房裡抽洋膏子，煙槍煙鬥之聲，響徹廳上，任新翁如何說，都作充耳不聞。各人聽得，哪不忿恨。正是：

心上只知誇富貴，眼前安識有翁姑？